



## 远去的蚕桑

□靳小倡

在我的陕南老家,桑树是种常见树,它们夹在杨柳桃柳之中,并没有丝毫特别之处。

它们并不高大得像刘备家乡楼桑村,“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而引发刘备“我为天子,当乘此盖”的豪言壮语。在我的家乡,桑树大多只有手腕粗的树枝,长得倒也茂盛。

历史上,人与蚕事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些古人称自己是“蚕丛氏”,这就是李白《蜀道难》中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一句所本。古代写桑树的诗都很美,显示了人与桑树近距离的接触。《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古乐府《董娇饶》:“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唐代孟浩然《过故人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宋代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我小时候跟母亲一起养过蚕。从蚕种开始,用卫生纸或棉花布片包着,放在离火炉不远的簸箕里。当一条条黑褐色的蚕虫从蚕种的壳里爬出来时,桑树也开始发芽了。找嫩桑叶是一件难事,好在养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几乎全家人都得参与。我每天都惦记着给蚕宝宝找桑叶,也自此萌发出一点责任心的“嫩芽”。有时放学晚了,自己顾不上吃饭,也得先去摘几片桑叶,让蚕宝宝吃饱了才安心。

嫩桑叶要到郊外去找,走很远的路。人小、树大,要攀爬。小孩的幸福总是静悄悄的:有时运气好,找到一棵野桑树,而且是棵小树,就会不吱声地独占整棵树,小手鸡啄米似的采摘嫩叶,这些嫩叶都还没有一分硬币那么大。为什么要鸡啄米似的?喜悦的心情使然。有了桑叶,自己在伙伴中就能大声说话了,就像夏天一场大雨过后,田里的稻禾吸足了水,腰杆就会挺得特别精神。桑叶多了就要储备一些,将桑叶铺在湿毛巾上,一层桑叶盖一层毛巾,每天给毛巾洒水。储备好的叶子拿出来透气,要放在掌心捂一捂,让它暖一点、干一点,蚕宝宝吃起来才舒服,不拉肚子。

年龄越大,人也越来越“唯物主义”了。我彻底告别蚕事,是因为初中时发生过一件事。随着蚕的不断长大,成年蚕堆在一起,成了“蚕丛”,吃起桑叶来能听到沙沙沙的响声,像下雨一样。开始只需在周末时候采一背篓桑叶,就能对付一个礼拜。后来,每隔两三天就得去采一次。再后来,每天去采都应付不过来,差不多几个小时就得去采一回。我学习任务重,精力不济,有几天,大雨连绵不绝,好几个晚上喂食的桑叶不够,满架的蚕虫饿得奄奄一息,待天空放晴时,蚕饿死了大半。在高中学过指数函数后,我才知道指数增长的厉害:蚕虫吃桑叶的速度,随着它们日龄的增加是指数形式增长的。

而今,桑事在我的故乡已经式微了。母亲不做蚕桑有关的事好多年,人们也不再与桑树合作,双方停止了交易。乡里人没能改变桑树的命运,桑树也没能改变乡里人的命运。《诗经》中的桑树、乐府中的桑树、唐诗中的桑树摇曳起来,从满怀抱负的儒家角色转型为散淡的道家存在。

有诗人写道:一棵桑树,就是一位站着的老母亲。童年时母亲跟我一起养的那些蚕去了哪里?童年时养蚕的那个我又去了哪里,又将要去向何方?

这本是个无意但却和历史有太多牵连的地方,最终因一个女人的死,有了不能摆脱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女人的美丽,惊艳了那时的光阴、温柔了彼时的年华、婀娜在后世人的心底,从未消失。这个女人就是倾国倾城的杨贵妃,这个地方就是悲哀和无奈交错的兴平马嵬坡。

四月的马嵬镇,一派掩饰不住的葱茏和茂盛。“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早已成为了过眼烟云的往事,那一场已经远去的凄美往事,已被柔情的春风吹散。洗去岁月的铅华后清绝明净,不留痕迹,只有如黛的青山,依旧不改昔日容颜。

不远处,百花争艳,姹紫嫣红,只是那羞花之人,早已不见踪迹。田野的风,温和依然,多情的杨柳,婷婷婀娜,麦苗露出了柔情,褪去厚重衣裳的人们,尽情享受这美景。

田间地头,到处是欣欣然的景致。孩子们清脆的笑声划破了天际,鸟儿深情地丈量晴朗的天空,一场浪漫的芭蕾分明早已开场。原来我们都和美景有个约会,谁都不想失约。只不过那时那美丽的舞者,再也不能赴约,只有杨贵妃的汉白玉的雕像,一动不动地屹立在时光中,

出汉中市区,向北沿316国道行进,过褒姒故里,再往北六公里的秦岭南麓,便是黄花河景区。

国道旁,但见绵延起伏的群山蔚然深秀,遥闻水声潺潺,丝丝清凉从黄花河散发出来,透入肌肤。进黄花河景区二三十步,凌空飞挂一道瀑布跃入视野,吐珠溅玉。瀑下一潭,水尤清冽。潭边一巨石,石旁一杨柳树,碗口粗细,虬根曲绕,游者已将其树干摩挲得光滑细腻。他们摆着各种姿势于瀑前拍照,亦成黄花河一景。

沿河溯行,水随山势而绕流,栈道顺水流而盘旋。林木青翠,藤蔓遮掩缠绕,参差不齐,随风飘拂。峰回路转,时而断崖峭壁、怪石嶙峋,时而幽林曲涧,花开鸟鸣。行二三里,一怪石临空悬于崖壁,仅有一角与崖壁相连,石上有数十个小孔。起风时,怪石左右晃动,小孔内发出呼呼声响,犹如呼噜声。用手推石,亦晃动不止,千万年来不倒,甚奇之。

复前行,栈道渐平缓,岩石凸起,绿茵茵的

数年前的夏天,当我第一次走进新居时,透过房间里的南窗,一眼就望见了高远的碧空中,成群的云朵正轻盈地翻过山峦,飘过田野,漫过重重高楼,跋山涉水向我奔来。

从此,小窗云影一见如故,南风为信年年相顾。

又至夏日,晴空朗朗。午后的窗外,风景层次分明。极目远眺,鳞次栉比的高楼之外,是连绵起伏的远山,山势嵯峨,与天际相接。山天相连处,云海似洁白的纱幔一样,不断变幻着姿态。云与山依,天与云拥,似离别时的寒暄,又似远行前的告别,依依复依依,徐徐复徐徐。转瞬之间,山脚渐开,团团白云缓缓移,作别了山峦,向着各自的远方出发。

天蓝云白,惊艳了午后的时光。我闲坐在时光里,等一朵云彩飘落,守一个故人归来。等待的一颗心似云翩然,如云淡然。在等待的光阴里品读一片云,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读云,在山间。那时,年轻的我犹如一朵



云横秦岭麦浪黄

袁景智 摄

近日,上海一家报纸的编辑邮件回复我:“很可惜,《看日出》一篇被毙了。”因为觉得没有人常想着要去看日出,不现实。而我喜欢看日出,且只要是晴天,都会坚持早起,期待太阳从东边山背后露脸的那一刻,等候太阳出来照四方的壮美。

多数时间是站在我家的小院看。日月轮回,四季日出各有不同。看日出,也看的是一种心情。人应该以美好的景色,开启自己新的一天。几百里的商洛山间,蟒岭最有名,它在秦南豫西的大地上横贯东西,巍巍然,隔开长江、黄河水系,为分水岭。我家就在蟒岭山一隅的山沟里,一岭之隔的另一边归属黄河流域,就是汉字故里、仓颉造字的地方。岭北一道川,叫杨川,便是我的家乡。曲曲弯弯,十几里的杨川川道,有个山清水秀的山湾,叫阳坡,那是我家所在的山湾。这里有十几户人家,我家在村子最北边,地势较高,是村子里最早见太阳,又最晚日送太阳的地方。

山远太阳小。冬天的太阳,从东南远山背后出来,初时,是一个红盘子,继而褪色,惨淡若

## 马嵬怀古

□王芙蓉

默默无语。那令人叫绝的《霓裳羽衣曲》,那和着曲子的舞者,悲哀地被尘封在史册中。

白居易那一首耳熟能详的《长恨歌》和清代戏曲家洪昇一曲感人至深的《长生殿》,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便是最好的佐证。“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只可惜到头来“破不刺马嵬驿,冷清佛堂倒斜。一代红颜为君绝,千秋遗恨滴罗巾”。这个身处深宫的女子太单纯,幻想着认真坚守一份真情,却不知白头偕老终究太难。

或许,深情即是一桩悲剧。情之所至,一往而情深,那琴瑟和鸣、心心相印的爱情终得为政治让路或者作出牺牲。爱情在江山社稷的面前总是显得那么的卑微和无助,一切取舍和选择

## 黄花河记

□残墨

苔藓覆其上,形成不同的形状。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约二里处出现一潭,水清见底。三五棵水柳生长于水中央,柳枝倒映水中,随风舞蹈。几尾小鱼于柳枝间往来游弋,忽远忽近。两只水雀轻浮于水面,两翼带出长长的波纹。这些动植物,远离尘世欲念,净心无挂碍,自由自在,凭己之力张罗出了一个可人的世界。

一路上大大小小的、高低错落的瀑布有十余处,瀑下皆有潭。于潭边小憩,缕缕清风,丝丝凉意,弥漫着一股清香,一种回归自然、淳朴的感觉在心中荡漾,好似进入了一个幽静空灵的世界。掬潭水涤面,一股凉意;饮之,又有些甘

## 夏云多情似故人

□秦继芳

初出山岫的云朵,为了一场无疾而终的恋情,终日郁郁寡欢。于是,择一朗朗夏日,好友拉上我一起去山间游玩散心。我们在一段绿草及膝的山坳里行走。忽抬头,看见一大团洁白的云,从旁侧的山崖间斜逸而出,像一朵硕大的花苞,正悠悠然地向着淡蓝的高空之上盛放。

我们驻足,为山坳间的一片云惊叹。有人轻吟徐志摩的《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云影自碧空跌落,随着唯美的诗意在杂花绿草之间翻飞。我借草而坐,看云卷云舒,心事瞬间全无。挥手作别青山时,我的眉目之间分明写满了欢喜,往事早已在一片云的注解里

翻了新篇。“白云升远岫,摇曳入晴空。”一朵云的旅程,很美;品读一朵云的时光,更美。当往事泛白,云影正拂过窗前。我抬头看天,白云一缕缕、一片片,轻轻巧巧地在窗外的碧空上游弋。

我看看云,云亦看我。久违亦如初见,我想起作家白音格力的一句话:“世间最奇妙的事或许就是这样,彼此默默,却能将相投的气息深嗅。”蓦然,云落眉间,濡湿了我的双眼。

我的思绪游离在云深之处。坐看云起,犹如故人在眼前;品读云舒,会意处无需多言。人生苦短,得遇云一样的知己,是幸事;如果没有,也无妨,抬头看看天,总会有一朵云照拂着你的旅程,飘落到你的心里。

日影斜,云影移。《小窗幽记》里的所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意境,大抵如此。

南风浅浅,日光淡淡。人有约,云不误,任时光激滟,有云在心,便得清凉自在。

## 小院日出

□韩景波

一个小灯笼,但能照亮小院,给人温暖。这时,九十多岁的母亲和我想的总是一样,她早起要拾掇堆积在场院上我前一天劈的柴火,而我,则专心看日出,举着哑铃做健身运动。当太阳挂起来的时候,我和母亲披一身彩霞,浑身冒着热气,一点也不觉得冷。妻子起得较晚,她腰有毛病,便多休息。但我和母亲做完各自的事情时,妻子已在灶间生着了火,炊烟袅袅,像一首诗写在晨光里……

山近太阳大。到了夏天,太阳转到了东北方向。东北方向的山就在村后,那是土包形的山,圆圆的,并不险峻。山上长高树,无论是太阳,还是月亮,从山背后升起,都像是树上结出的一枚大大的果子,看着让人心生喜欢。

夏日晨起方便,又四野浓绿,空气清新,晨

起看日出,是一天里最愉悦的时候。晴好的夏日,我就站在柠檬与橘树的花香里看日出。几缕白烟、几声悠远的鸟鸣呼唤着晨曦。随着朝霞吐辉,天边殷红、淡黄、银灰、浅蓝、黛青渐次分明,天幕徐徐拉开,只有西边几颗星,还在倔强地拉拽着西山顶上的大树,似乎不忍向黎明道别。

彤云昼聚,美不胜收。旭日在错落的大树间,偶尔露出少女般羞涩的脸。少顷,喷薄之阳跃上空中,金光从天宇弥漫下来,瞬间将整个村户人家、河流和村前村后的山峦照亮,耀眼、雄浑而坦荡,使人不得不慨叹造物主普照天下的神力。此时,站在小院里所观之景,虽然比不了岱顶云海的壮观奇观,也没有有江河湖海岸边“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瑰丽绚烂,但不费远足,居家看日出所得的极目骋怀之雅趣、敦良自然之心境,也足以沁人肺腑,令人回味无穷。

谁能说看日出不现实呢?诚如斯言,生活与身边的景色,一样不乏美好。需要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

沙,我无法穿越历史的风尘去安慰这个天生丽质的女子,但光阴会记住,曾有过一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妃黛无颜色”的女子。时光流转,云水千年,山河依旧,我们都无法回头,更无法预料和编织人生完美的结局。也许饮尽人生的禅茶,一直朝前走,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留下一抹平平仄仄的步履已是无憾了。

历史的脚步总是匆匆,任谁也不能挽留。如今的马嵬坡,空留千年的时光,往昔的一切都如烟消云散,毫无踪迹,只有一抔黄土被长满绿苔的岁月覆盖,诉说着过往云烟。而我们也只能从岁月的风尘中,细数光阴的淡定。如花的笑靥、秋波流转的眼眸、霓裳丽影的柔情,你依我依,志趣相投的情爱,都沿着唐诗的古道从岁月中一路迢迢而来。

我真的想在瞬间佐一杯记忆的酒,信手拈几句唐诗去触摸她的温柔、她的心跳,而那倩影,却在心中不离不去。她轻轻地回眸一笑惊失了时光,留下一片岑寂,供世人评说。

流年的阡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作者,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唯有时光,从不厚此薄彼,它只管从容走过一分一秒,渡过尘世的河。

生好嗓音,能唱很多动听的歌。黄花天天在河里打鱼,累了就到黄蜡石上歇息、唱歌。二人熟悉后,阿牛用竹签为黄花叉鱼,黄花心灵手巧,经常为阿牛洗衣服。闲时,二人就在黄蜡石上吹笛唱歌和鸣。

一年秋天,黄花河边开满了小黄花。黄花来到黄蜡石边,含泪告诉阿牛,她的父亲是农民起义军将领,因战败躲到这里,现在朝廷的官兵发现了他们,所以只能再次逃命。分手时,他们约定,来年黄花开时,一定在河边见面。自此,阿牛日日在河边等,在河边盼,可是黄花再也没回来。有诗云:

黄花河边黄花开,  
小笛吹响动地来。  
河边花开三百遍,  
黄花为何不回来。

后来,人们便把这条河命名为黄花河。名为黄花河,实不准确,因其水量不够宽大,且沟壑层现,悬瀑飞泉,曰“黄花谷”更为形象。

## 仙吕·醉中天

王石凹煤矿工业遗址公园观感

□董建成

远眺董背畔,心动北山边。  
老矿遗址变乐园,引得游人恋。  
井巷天轮景点,旧房车间,情激诗兴成篇。

## 雨润乡村秀

□张鸿雁

痴痴的雨 一场又一场  
散淡了花讯的炽热  
布谷声里 浓绿奔跑  
光阴从没有谁偏爱过  
这世间活着万千草木  
哪个不是大地的掌上明珠

云朵把所有的深情  
都托付给宽厚的土地  
这乡村才从此慈祥安静  
从此浓翠轻盈欲滴  
一片田园的宿命  
只能是一边收割一边繁盛

露珠多么鲜烈的喘息  
都已任由青草一一扶起  
总有一些情节只能秘而不宣  
而光线一直地打探万物的身影  
唯有轻风一生执著  
每一天都要检阅绿色的纯正  
勘察叶脉里时间的暗喻

其实 一场场激越的雨  
只是在为一个个季节壮行  
雨中插秧的村姑  
依然是诗经幽风里获稻的模样  
水田有灵 通达高天  
以一株禾为信物  
向岁月鞠躬 向大地叩首  
让命运的底色从此扎根前行

史倉秀清  
冊充幹心  
有鼠終為  
道雀成治  
訓喜棟本  
毋草精直  
貽盡鋼道  
來兔不是  
者狐作身  
羞愁鈞謀

冯奇

书法 冯奇